



永康設計眷村展

歷史系／郭晟瑜



大學能給你什麼，始終是個大哉問。

身為歷史系學生，最常被外人詢問的，約莫就是未來出路何在吧？尤其在畢業後的此刻。很多歷史系學長姐或者老師們常會鼓勵說，不繼續往上研究的話，歷史系學士還是可以做很多事啊，各種領域都有歷史學子的身影，新聞媒體、出版編輯、文化事業、社會運動，甚至是副總統；但什麼都能做，恰恰也是什麼都缺乏獨具性——誰都可以取代你的專業。那些工作，非歷史系一樣可以做的，是否勝任往往取決在個人能力，而非專業科目。

所以許多人開始尋找，尋找是否存有須結合史學專業方能勝任的工作，尋找實務上的需求，試圖為歷史實務下個定義，以求在職業及技能取向的臺灣社會中，能抬頭挺胸的為歷史系謀一席之地。

但說來好笑的是，「開卷/眷有藝：戶政暨眷村歷史檔案展」這份策展機緣卻正是這看似無用的歷史系文憑帶來的意外巧合。以學生時代在成大博物館打工過的經驗稍微得知，專業策展需要的人才往往是建築或設計相關科系畢業居多，文科研究人員不是不用，只是需要的多半是碩博士以上專業攻讀者，對學士來說從事的機會相對不多。碰巧去年九月間永康戶政想舉辦關於眷村和戶政歷史的展覽，卻因初次辦展不知從何入手，恰巧有位應徵者身上蓋著歷史系出品的標章，於是兩個外行人便這麼湊一塊，開啟這份奇妙的際遇囉。



在臨危受命接下策展人這工作後，雖說頭銜聽來挺風光，骨子裡卻是光棍司令一枚。礙於展覽本非戶政單位業務項目，經費來源實在有限，加以省卻人力成本下，可以動用的人力只有自己和幾位替代役兄弟，以致從內容規劃、展場設計、資料採集、文案撰寫到尋找廠商施工等一系列工作只能由自己一人包辦，上至開會下至打掃無役不與。正因為人力有限、事務繁多，最好事前設定好工作進度規劃，以每週每月的方式來驗收應當完成的事情。不過即使一切安穩地沿著進度走，天天加班仍屬正常現象，畢竟計畫總趕不上變化，在實做的過程中往往比空想時更容易碰上靈感叩門，正因如此，後期常會面臨不是想做得多好，而是能完成多少的抉擇。理想藍圖總要與現實折衷，學會取捨，方能在有限時間內呈現出或許不盡完美，但尚可接受的成果。



學會取捨這件事，不僅在策展時需要，展出後更為重要。每件展覽對策展人而言無異是一場撫育自身孩子的過程，不論當初展覽主題是否為自己所訂，當接下全權重責大任後，隨著你對它的一路參與、規劃與陪伴，心血凝聚下自然會希望展覽能符合自己的想望，花開燦爛。可須謹記的是展覽終歸主辦方所有，有時礙於社會現實，開展後的展出方向和規劃未必如你想像，你可以堅持你的完美，只是也得容納主辦方的需求，如何溝通、取捨，又是一番心裡掙扎。

戶政與眷村，看似互不相關的兩件事，故事要怎麼說起呢？或許可以從一塊小小的鐵鑄門牌中說起，從門牌編列方式在時間長河中的演變，找出即將消逝的眷村故事。眷村，一個臺灣歷史獨特產物，滾滾歷史長河中曇花一現的人為聚落，此前不曾見，此後也未有，僅存在於一代人的記憶中；在短短近一世紀的生命裡，此間上演著生離的時代悲歌，寄離著一些家園破碎的苦難人民，交織著虧欠與壓抑，寬恕與包容。無論過去它的存在被表述成多少政治面向，如今眷村的文化面相卻早已編織於臺灣社會文化中，成為近代史的一部分。但隨著眷村改建的腳步如火如荼，可想見的，這一切終將化為歷史塵埃。所幸，從哪裡開始，從哪裡結束，當故事可以由一枚小小的眷村門牌說起，便有更多的戶政檔案紀錄著眷村存在過的一切，「戰士授田證」、「眷補證」……，但凡檔案仍在，纏綿的故事便能緩緩吟誦；透過檔案的側寫，眷村的身影，便不致遭人遺忘。

喜歡歷史的人許多是源於喜歡故事，但歷史卻不僅是讀故事，更需要寫故事。要寫作，就必須對當時代所處的時空背景及社會有所研究，方能神入歷史現場，側寫出較為精準的論述。對於眷村，該有什麼認識呢？在接觸這議題前，對於眷村的樣貌也僅大抵停留在傳統政治面向的描述，停留在政黨色彩的刻板印象。雖然透過戲劇或大眾傳播渲染所致，稍微知曉其內在隱微的生命和生活史等文化特質，但未身歷其境大量接觸下始終難以感同身受。而對於戶政，更是知之甚少。所以在確立眷村與戶政兩個指定主題間的關聯性，決定展覽的主軸與方向後，如同大學時所接受的課堂訓練般，下一步便是採集並閱讀大量資料。閱讀的不僅是紙本資料，更涵蓋文物和影像，口述歷史更

是最能反應當時代生活的一手資料。經過適當的吸收和整理後，方能爬梳出具體的敘事脈絡，篩選適用的檔案及文物，決定細部的主題及內容，並在經過審慎考據後，撰寫出相關介紹。若不經此番功夫，不會打破對眷村色彩的刻板印象，了解到在罔顧個人意願下，許多眷戶一生際遇因執政當局而改變，他們其實對該政黨是有諸多不滿甚至怨恨的，只是在省籍衝突壁壘分明的年代下，不受本土人所接受的他們只能依附「有可能」為他們發聲的加害者，期望生活得以好轉，即使那些福利、口號往往只發生在選舉期間……。

主題、展品和文字是骨，呈現方式卻是肉。展覽是一場視覺的饗宴，若沒有引人注目的肉身包覆，骨質再好效果也始終有限。文字





資料準備完成後，面臨的卻是如何將想法和資料呈現。因為永康境內眷村數量堪稱南市第一，軍眷社區與在地文化息息相關，戶政又與民生關係最為密切，所以在展場設計上，試著用由下而上的生活史和微觀史學視角，以巷弄、客廳等空間的重現佐以家居用品、遊戲器材的文物展示，重塑六零年代的景致，強調個體生命紮根於困苦環境中的生活體現，嘗試讓斯土斯民對於故鄉的時序樣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。期望以戶所空間為經，民眾視聽為緯，讓戶政事務所化為一棟巨型展場，讓辦理業務的行政空間乘載出檔案展覽的人文時間，讓向來鼎沸的大廳響起歷史的跫音，讓過去與現在對話，共同演繹出舊日時光嶄新的生命旅程。

「到了展場後，才知道自己哪裡不足……。」

收集、研究、考據、撰寫，展場骨質的組成還可以倚靠歷史系學習的經驗擋著，但肉身的呈現卻是本科專業之外了。如基礎的運用繪圖軟體排版、編修、轉檔，到主視覺牆、海報設計、背景設計和空間規劃等，需要的卻是歷史系從未教導過的技藝。結果到頭來，如同開頭所言，歷史系什麼都能做，恰恰也是什麼都缺乏獨具性，我們始終欠缺了些什麼。繞了一圈，回頭想想，我們還要拼命為歷史系謀個出路嗎？我不覺得。當念大學主要目的只著重在就業考量時，就不該全心專攻歷史學系了。選擇念歷史，從來就不是就業取向；它學的是一種思維方式。所以，歷史系可以做什麼工作？我想這不重要，大學的本意也不是只為培養就業能力而設立。而所謂歷史實務，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搭上歷史的邊，重要的是要學會落實



的方法跟途徑。歷史是種思惟，但要將思惟具現化還需工具幫忙。與其執著地想為歷史系定義個出路，不如多去學學歷史學之外的課程吧！跨領域時代全面來臨，建立更多的專業性，會讓你創造事物的方式豐富許多。

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」學習史學的大家一定都聽過這句話，沒有絕對客觀的歷史存在，或多或少都摻有個人價值觀的投射。每個事件因果中也不存在絕對的對與錯，許多事都是一體兩面甚至多面向闡述的，歷史系的價值同是。世事無絕對，史學教導我們的便是每件事都有它不同的面相與詮釋角度。再回到開頭那句話，不過這次我們將它反過來看：歷史系缺乏獨佔性，恰恰也是什麼都能做，代表它具有豐富彈性，不因所學限制了你未來出路，同學間的職業異質性也靈活得多。這樣聽起來不

是挺好的嗎？所以，老師們說錯了嗎？也沒有。到頭來只是你需要為自己加強更多能力，不只學科，人情世故、經驗視野都是，讓歷史內化成思想，多去生活，多去體驗，多去學習，大學每個際遇都是機會，你不知道什麼在未來用得上。

歷史系能給你什麼，端看你想要什麼。

